

群文清

漢書門		九	四	五	一
冊架	函號	二	六	七	一

庫文閣內		九	四	五	一
函架	冊號	二	六	七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51
冊數	2 (2)		函號	299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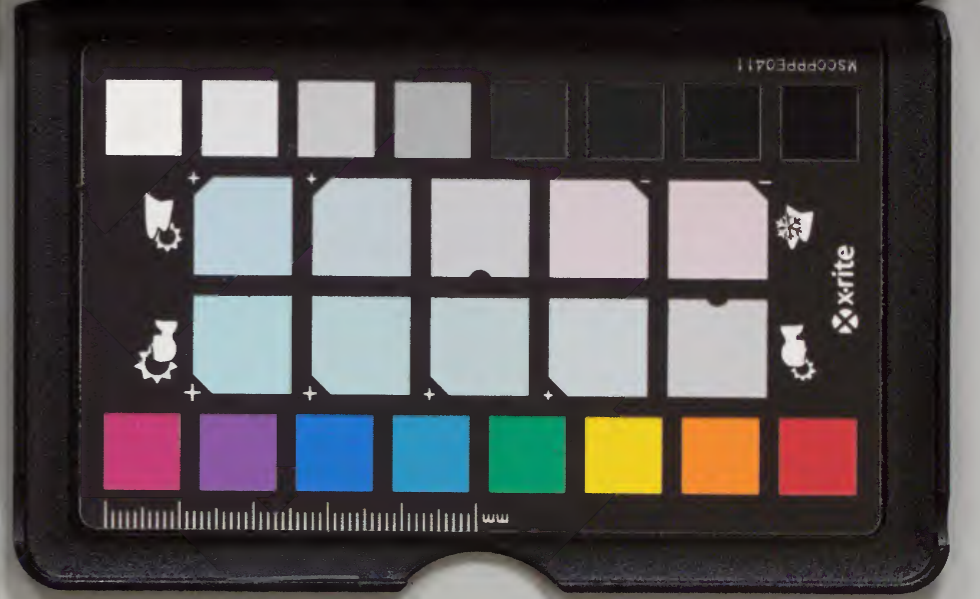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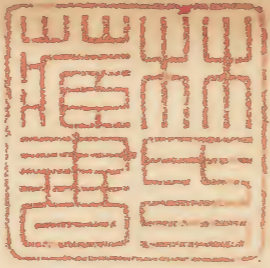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薛文清公要語外篇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

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

况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

之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

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

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

治人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

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

宜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

之人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

財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

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

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

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

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

以寒微致位將相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

財乎

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

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鈎之若然則近於譎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
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
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
自警

不可因喜而蹉過當為之事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
較長短惟謹於自脩愈謙愈約彼將自服

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
亦然

處事尤宜心平氣和

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

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和而敬敬而和處衆之道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不可因人曲為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

接則可以與之合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
言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

事已往不追最妙

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
有悔矣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

吾之自信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
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
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
言可復也意蓋如此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疑人輕已者皆內不足

不可強與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

言矣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咸其輔頰舌人未信不可強以言聒之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

心忍性增脩豫防而德乃進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不可以色詞說人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

與之合

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人譽已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

心無善則增脩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即

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

焉可也

求民而不已者其東野稷之御乎
聞人毀已卽怫然怒是水不可磯也其小也

固矣

處已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後人開口論天下事皆指諸掌然自治空疎

作事無本果能有成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

絕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
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
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
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
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
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
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清心省事之

一助

爲政以愛人爲本

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
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脩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
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
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
多矣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責備於一人則
世無可用之才矣
待左右當嚴而惠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
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
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
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
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
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言當體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略是所

謂以聖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怨之

夬九三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
咎決小人之道怒見于面必有凶惟從容
和柔以決之則无咎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蓋其
人也夫人性凌下者不可蓋也求蓋其人
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此乃名言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執己能以病人之不能適足以自病而已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略先儒

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余

嘗覺有闊略之失宜謹之

不言而自能行出則人心服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

也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
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

若無者分定故也

大事小事即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
如治小人寬乎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
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欲人悅已則人有惡已者也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
得其當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

亦見其自小

只令在已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

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

可輕假人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事貴斷制撇脫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

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况設詐以行之乎防小人密於自脩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爲然只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

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其大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爲所當爲而不爲所不當爲耳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好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

高位載顯名乘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况他人
乎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
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雖微細事不可苟皆當處置合宜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圍祝鮀王孫賈皆未
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
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

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內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揜其過不以有過而
揜其功如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
人猶不廢其一匡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
遂沒其功者多見其尅核之甚也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
所爲而爲之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

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己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已有善人毀之不足怒
觀聖人與師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真使人感慕於數千載之上

凡事皆當謹始慮終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已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以勢利交者安得不終離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

為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
經曰無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

當深味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
處之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

謂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者也

語人以所及者當語人以所不及者妄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
已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畧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即是渣滓消融未
盡

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
事如是則鮮失矣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

分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蒞衆之
不道也

物惡太過造化尚然况人事乎

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

其事業顯著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之

人以其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

比擬前賢難矣哉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余直不欲妄咎一人前時妄咎人或終日不

樂或連日不樂

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

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

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以爲

內人臣之法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吾思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

不可不戒

為政通下情為急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

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

過嚴雖非中而吉

某衆人之耳目為一己之耳目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

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此言甚正

為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時下通塞不足為欣戚要久而後見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

當以三綱五常為本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與

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

明戒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
向幾至心不能自持非明理剛特有守之
君子鮮不為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
之訓其慮深矣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
之

接物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

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人須體此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
未如之何也矣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
兌九五孚於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
悅已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
也

為人謀而不忠非仁也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
以觀聖人之氣象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
然蓋可以為防小人之法
紛華擾擾浮雲之過目耳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
恐大有害於事
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
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
不親者哉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眾之
道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
以詐應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結交

貴乎謹始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正以立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

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

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

也

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

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書曰改

法立而行則人不玩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

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偶一事發不中節終夕不快

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已求諸已者無

不盡善而猶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已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凡事旣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

豫防之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此設官之本
意有假官威利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小人不可與盡言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
之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名利關誠是難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
真可畏也

待小人嚴而和

不爲衆譽而加喜不爲衆毀而加戚其過人
遠矣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世有聞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爲狂則憎惡
之以爲矯噫使學不學道則所學者果何
事耶

應事纔應卽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

道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
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
皆然

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
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惟正足以服人

人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已而
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

作諛應文辭之弊孰有甚於此乎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獎激則氣節盛
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
身而氣節消矣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真名言也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當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常然可也程子常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愧大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作官一事不可苟

天下大患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大者弗察掇拾小者以為之不知類甚矣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真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早屈苟賤之態靡所不

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為治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曰盜憎主人民惡其
望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用後果
大為三郤譖而殺之

側媚小人惟得是務不知其可賤也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
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

未同而與言古人所深恥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祿猶災其身雖婦

人之言亦可以為居官怠職者之戒

立得脚定却須寬和以處之

行有不得反之於已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
命已何與焉使行之非即當改之不可執
其非以求勝於人也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可慢

之事則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
失得在彼已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書以
為警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
怨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
明
益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

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
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為以
取禍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讎亦不可假公法以
報私德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
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
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
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
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
之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
之於已著則已無及矣
進將有為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
當然哉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

保己之法也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則傾慕豈非失其
本心乎噫弊也久矣

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
道正而人倫明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
不擇其人乎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己之勞知人
之勞亦猶是當推以同之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爲之加喜人毀
之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爲之加戚惟篤于
自信而已
人已一也後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哉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爲身謀也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
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察於安危審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莊生之言亦可取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
之事功

萬事差錯只是是非顛倒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

爭此言宜念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

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
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
入搖矣
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
近者騷離遠者違距亦名言也
庖丁解牛人處常變之道備焉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人有不謹者不可以已能病之

自脩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
也

即人言可以見所養之淺深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
不達大體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
體而力行之愚屢言及此而不厭其煩者
亦欲深省而實踐之也

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仁而已
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專之可乎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
故賞當過於厚而刑不可過於濫

朱子綱目大書張良謝病辟穀其旨微矣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
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持盈惟有德者能之

易曰由辯之不早辯也李光祖云直到得郎
當了却方辯刻地激出事來此說最好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
迷復者也

誠心父母斯民為王道有一毫不誠非王道
矣

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

成事功不可不慎才不稱事事何以立而巳
用人不可不慎才不稱事事何以立而巳
有不合當知幾而不可妄求易曰浚恒貞凶
清心省事為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非王意
聖人凡事皆謹於微始初六坤初六之類可
見
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
知幾乎

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夫履貞厲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居顯位
操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占也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
自能之意

裕蠱往見吝從容治蠱而蠱益深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
其端

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
羣居不可泛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試看千古以來溺於外物者竟亦何益于已
但垂貪不知止之名而已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
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教人者當謹守此言與人談論亦當謹守
此言

不知時識勢而妄爲即孟子所謂小有才不
知君子之大道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
當見幾而作也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是非苟雜於堂下
衆人之中則亦不能辨矣此先賢之成說
有感而書於此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為政之道

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羸豕而知踣躅之有
孚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

何補

古之聖人不語人以未及

始之時義大矣哉朱子曰幾微之際聖人所
謹

不能識事幾妄為而中實亦可恥也亦不可

不相知者雖終日同處亦不知也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人不謀諸己而強為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

言日用間此等甚多人以為細事而不謹

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

禮皆當謹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不以利交則無咎
暗於事幾而妄為取咎之道也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
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
而衰之漸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君臣朋友皆
然可不慎哉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不可

侮慢也

稱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為外物動矣
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
是施之則民愛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
以自欺也

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如不擇

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蓋世有其
或人讀易至此有合識之曰來吉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為也天
也順乎天則心自泰然矣
不責人即心無疑冰焦火之累
孔子微服過宋其自處雖裕慮事則密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
辭於時猶謂已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
其忠厚如此

事以義為者則事無不正以利為者事雖正
猶未免出於利心

賢者非類相比得不係於後亦不係於前
人讀易至此有合識之
行成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為也天
也順乎天則心自泰然矣
不責人即心無礙求其久之無
孔子微服過宋其自處雖於處軍則密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處
蘇東坡謂出外降衣之當時微意不驚動人
事以善為言限事無不立以除其故事觀五

重刻文清先生要語後序

萬曆癸卯春夏之交漢陽

中丞尹公來撫浙值

大司農

司空時誥交征檄有司無寧日

公以精誠宰之以臂指運之期

百執事或有以濟也

主憂思分友自以愆也

國價思盈海波靜思久蓋無一日不兢兢焉踰歲政洽人和民孚矣而宣化奉令以致之民者尚未愜公意公謂聲色以化末也其率之本乎間晉藩臬長吏出薛文清先生要語示之且屬

不敏來重刻附以序粵稽先生故有讀書錄一十卷裒輯而傳者數家有以語錄名者有以粹言名者有以錄畧名者有以教言名者有以抄釋名者介川毛君則次第為三篇首論道次論學次論政而加以註釋近滄谷

君則彙為內外二篇即今之要
語也 涑聞之父師服膺有季矣
顧自惟猶然樸遯不足叨藩臬
長後又不足為郡邑率作興功
曷辱命公乃申之曰余日冀浙
中有司實心為民然實功實效
必根柢于心術發摠于踐履詎

可偶致文告之不盡聽政事之
不盡脩豈其習固然抑余所為
訓迪者未至歟古今循良敢云
旦暮不相接有志者且超漢吏
而上之則以學為之本也安得
庶尹百城以此書觸目警心咸
興起于道嘉惠蒼黎直與古守

令相輝映為閭閻幸監司幸臺
察厚幸此余所禱邪又得讀公
自為序四百餘言反覆激發殆
盡至謂始余讀要語來終慚恐
汙流深悟昔日之非又謂同志
者其勿忘內省曰慚曰內省公
其以身教者哉昔有問學于先

達者告之以為政及問政又告
之以為學蓋學與政一道也職
分之鉅細皆性分之散殊職有
未盡學亦虛談學能盡己之性
未有不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
者彼齷齪者無論己種種浮謬
多在高明如以簿書期會為俗

務厭薄常經曠蕩玄眇託之乎
清脩文移舉一廢百冑察閱未
竟輒委民瘼于掌故掾史緩急
不應弦筦鑰旁落卽亂法而誰
何託之乎操要哆口無繭絲市
恩于譽忘體國急公之誼遺累
後人託之乎拊瘠不者始勵精

展采錯事宦成倦勤繫籍薦書
旦暮俟稅駕此皆不知乎道故
爾夫道何精麤久暫之有孔子
大聖人也於會計必求其當于
牛羊必求其茁壯長豈好以瑣
屑自勞哉盡職也由此而司寇
而攝相事三月化行一變至道

孰非盡職之實心為之盡職即
所以盡道也春秋之世民困于
誅求覬仁澤如渴蒲得一季路
則三善滿郊都武城得一子游
則君子愛人小人易使今之惟
悴眎春秋又甚矣所借于于有
司者何限而富貴溺人誰為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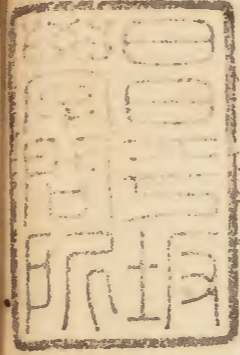
柱求士于功名已謂空谷足音
矧道德乎總之內以外奪實以
虛瀉聞見薰灼其本真此正文
清先生所隱憂而急欲拯之者
也故其要語皆切近精實療劑
委錮習不啻頂門金鍼百執事
佩此以自鏡凡心術凡踐履內

省而內證之有能不慚者幾希
內省卽爲己之學慚卽進德之
基淺之則軌事深之則軌道安
知無由偃諸賢輩出以慰我
中丞公之期望乎語曰蘧伯玉
恥獨爲君子中丞公以之又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百執事以

之請以是而繹重刻之旨附于
篇終

甲辰歲仲春之望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
政使新安後學范涑頓首謹撰



夫治內證之有能不斷者必有
其者即為己之學而即進德之
其效亦可知矣其學之能進德也
無非其學之精而能進德也
申來論中卷之聖語曰進德之
道無他君子中必公以之又曰
其能進德者必有其學也

